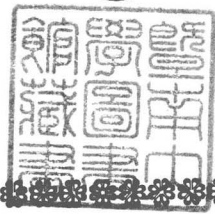


太虛大師全書
(太虛菩薩藏)

雜藏：演講
(二)

善導寺佛經流通處印行



出國宏化臨別之演辭

——十七年八月在上海滄洲別墅講——

今日承蒙寵召，得與善男信女聚首一堂，頗覺欣慰！茲逢國內五中全會開幕，訓政伊始；美國發起廢戰公約，已由各國簽字。先到科學發達的國家，傳播東方最優美的文化。或以中國人赴歐、美皆是去學歐、美人者，而太虛今乃去教歐、美，視爲創舉。其實太虛惟不敢存去教歐、美人之意，且未敢懷去學歐、美人之見。以去歐、美求學者，大抵皆須有中學以上程度，在太虛則並小學教育而未嘗受，何有去學歐、美人之資格？不過現今世界交通，數月可環游地球，電信相傳，片刻互達，於任何一市場，無不爲各國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階級之人類所群集，實已有超脫各國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階級，而搏合爲一全人類之傾向。在此傾向上，蓋已具有融化各國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階級種種文化之特長，而鼓鑄爲世界全人類文化之基礎。而回視太虛二十餘

年來所食息其中之釋迦牟尼佛陀的文化，從釋迦牟尼本懷中所流出之大乘文化，確具有超脫種種流別，容鎔種種特長而發揚為世界全人類文化之本質；尤其是大乘漸教之文化，完備有發達人生的，組織群眾的，及科學的，進化的各條件，足以適應時機而導人生於向上發展之途。然東方各民族多欠承先德遺化，只圖現成受用，由懶惰而墮落，致善根浮薄，唯有隨他人起倒，一時難期振作。獨歐、美民族，以近代之努力精進，有漏福慧日益增勝，庶其有悟入佛陀無漏大法而膏沐人世之可能。蒙莊有言：女偶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使有聖人之才者得聞聖人之道，則太虛之赴歐、美，竊有微願焉！惟自視歉然，故猶未敢必之，但期親經一度之游歷觀察，以為此理想之印證耳。至於國中佛教，在今實居最崩壞不安之際。診其病之所在，一、由住持佛法之寺院僧眾，不能於佛法精進修學宣化，以致頹唐渙散，無復生氣。二、由以世界思潮而有中國民族近年之革新，信佛編素，未能及時以應赴上去，致全國會受近代教育人士，發生誤會，為種種不合理之排斥。欲祛此

誤會，使成諒解，太虛亦冀從近代思想來源之歐美，稍効綿力。然實際上使中國佛教起衰復興，非全國佛教緇素，化除成見私見，原本佛陀之遺教，努力修學，努力宣化，適合時宜，服務民衆，以規律化、組織化、勞動化不可！新近國中佛教，在首都籌備中國佛學會，而發起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或可爲一改善振起之基址。已創立佛化教育會、東方文化研究院等，仍盼努力協作！今日在座諸公，亦有爲此會之主要籌辦人者，竊望繼續而勇猛精進，不懈不退，則太虛遠游所至，亦仍當隨時貢獻愚見，以備采納。今幸值高會，以一時之歡喜，不禁以河漢無當之言，瑣瀆清聽，并謝諸公之厚餞！（見海刊九卷八期）

（附註） 本文自「太虛法師歐程紀略」中錄出。

全南洋佛教組織之希望

——十七年八月在星洲中華佛教會講——

星洲爲太虛舊游之地。昔年之來此，爲時雖短，然感星洲各界人士與信佛之熱烈；印象深入人心腦，永難忘却。此次赴歐，道經星洲，又得與諸公歡聚，欣幸何如！然前此來星洲，尚無佛教團體之組織，今則已有印度與中華之兩佛教會，良堪重視。以東方民族本多信佛，但以無組織，而不能有偉大能力表現；星洲爲南洋之中心，亦爲東西洋往來之樞紐，希望能由此有組織之佛團，發展爲全南洋之佛教組織，漸至聯絡東西洋而爲全球之佛教組織，而發揮佛教之光輝於世界，是太虛對於貴會之希望也！惟行期匆促，不能與諸公詳敘爲憾！好在千里一心，呼吸相通，他日歸國，當再與諸君一證佛法與人心世道之關係也。（八，二七，國民日報）（見海刊九卷九期）

（附註） 本文自「星洲鴻爪」中節出。

我之學佛經過與宣傳佛學

——十七年冬在倫敦講——

一、我之學佛經過 我棄家學佛以來二十餘年矣，初參禪未悟，誦閱及聽講小乘大乘各經論，積記聞解釋之所知，對於宇宙人生各種之事理，頗能滿足理智上之要求，信佛之心亦因之益進。然仍繼續禪宗之參究，久之在讀般若經的參禪心中，證得實相無相不立文字之正法眼藏，始超脫一切而實現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意志。故觀一沙一草一蟲一人以至全個之宇宙，直覺其皆有靈妙神化之無量德相，交徧無礙，全個的人生宇宙遂皆在怡然安樂的情感中；不惟信佛，且自信是佛矣。

自信既立，即欲發表自信之理以信人。然適在有五千年歷史文化及受全球各國思潮劇變之中國，深感應付之學識工具缺乏不足，乃一方研究佛陀及歷代高僧說教化世之學說及方法，一方則研究中國之古學及由各國譯來中國之各種

新學，以之構成佛學與東方西方各種學說思想之體系，以爲入世應化之工具，於是乃成爲可以自覺覺他之大乘佛子。

二、我之宣傳佛學 我十年來即專作自覺覺他的大乘佛子生活，將自信之佛學宣傳出來，以令世人共信：一方、將中國向來局在寺院僧衆之佛學，使之普及到一般民衆中去，組爲近年來中國一般民衆對於佛學之研究的修養的各種團體，并設立佛學院等以廣興僧衆教育，謀改善寺院僧衆之組織。一方、又聯絡全球各國之佛教信徒及佛學者，并考察各國之佛教狀況及其學說之異同，曾至日本、南洋各處，迄今乃來歐洲，並擬由歐洲而美洲。集合各國各派佛學者，設立一「世界佛學苑」來互相研究，共同昌明佛學於全世界之人類中。在歐洲已得法蘭西許多學者贊同發起，成立一通訊處於巴黎之「東方博物院」，猶希望英、德、美諸國佛學者來共同發起！

我所宣傳的佛學思想，爲適應現代的世界人類之根機起見，約爲四項：一、科學的佛學，以最新之科學的方法研究佛典，并以最新之各種科學的發明證

明佛學之真理。二、實證的佛學，以禪宗或瑜伽的方法，對於哲學家所討論的最高問題，予以實際證驗之解決。三、人生的佛學，即從完成人生、發達人生的向前進化中，走上自他兼濟的大乘覺路。四、世界的佛學，解除佛教向來在各時代各方土各民族所傳，為各種文字各種宗派的偏執，以成為世界人類同解同行的佛學。（出寰游記）

（附註）原題「太虛法師在倫敦之演講」，今改題。

發揚社會化的佛法

——在西人講演會講——

現從歐美宏法經檀，蒙列位盛意歡迎，銘感不已！談到佛學一層，現在已成爲社會化，與前時佛法大不相同。前只係出家的一流人，及達官貴人晚年時與失意無聊之士，始爲佛法之研究，於農、工、商各界並未有人注意，此只是貴族式的小乘佛法。現在則須將佛法普及於人類，不論英、俄、德、法、日、美，均須有佛法的宣傳，成爲社會化與大同化的一種佛法，方能使全人類感受其益。故佛法不是離人群而獨立的學術，舉凡政治家、法律家、教育家、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農、工、商等等各種人物，均須研究，不必出家然後謂之學佛。蓋學佛者，多謂爲出世之人，但吾人必須入世乃能救世。試觀釋迦牟尼之談經說法，專向人群以宣傳其道群，則救世之道，非使人人從事於大乘佛法的工作，何以能普濟群品乎？且佛法是從心理的建設，以到國土的建設，假

使人人能明佛法，以佛法的大雄大力大無畏的精神來辦理世間一切事情，烏有不能舉辦、不能建設者！故吾人應當研究佛法，應當提倡佛法，使佛法成爲普遍的社會化與大同化，斯爲當務之急矣！又佛法的經典，各國皆有譯本，如英文、法文、德文、梵文、日文、巴利文、藏文等，但終無如中國文爲豐富與優美，故中國人應當從中國文以研究佛學。（見海刊十卷四期）

（附註） 從「太虛法師經過檀香山一瞥」文中摘出。

寰遊之動機與感想

——十八年五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講——

去年出國，先到歐洲，再到美洲，爲時共歷九個月。（註一）此次出國的動機，因爲覺到近來這世界上種種的事情，都受了歐美的影響；即如今日中國各事，也隨著外國的變化，如變成今日如此的中國。不但中國是這樣，如東隣的日本，也是在這五六年來，隨著西洋各國的變化，而變成今日如此的日本。在這一點意思上，我就覺得現在的全世界，實在是彼此息息相通的；他的變動，如一架機器的轉動，又如自鳴鐘全部機關的運轉，僅由一根發條所致。現在的西洋，正如自鳴鐘裏的那根發條，能使其他各各的部分，都隨著變動了。現在這個世界的局面，雖然比從前大得多，但是因爲交通的便利，那世界的各事，就能夠息息的相通相關；所以、中國如果想變好，不但單獨中國自己能變得好的。那西洋化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宗教、學術、思想、習慣等等，

須得他們都變好，我才變得好；如果他們愈變愈不好，中國單獨要變好，也是辦不到的。這世界上的情形，如全身的血脈一樣，萬難依著國界，一國一國的把它隔斷起來。如果我們想要中國好，同時就要全世界都好；不但要救自己，還要去救全世界。但是不幸得很，今日的中國，只會跟著這世界的潮流跑，一點自主都沒有了；不但政治、經濟等是這樣，乃至思想以及各種平常的見解，都失却自主了。我們必須將中國優美的道德文化發揚起來，使全世界都來領受；佛法就是一方面要使人類種種互相侵害的事減少下去，一方面要使人類良善的德性行為增長起來。雖然佛說這人生世界都是無常的，變化的，但想要人心趨向於善的方面，就必須要明白覺悟，現前一切萬法是怎樣變化起來的。如果存心時刻都想利益大眾，則不但眾人可得利益，即自己也可以得到利益。在這一點上，佛法和古今來聖賢所說的，大概都相同，但有廣狹深淺的分別而已。倘能如此存心，種種苦惱都能化為安樂，世界就得和平。即遠而言之，如西方極樂世界，亦無非由阿彌陀佛的無上善心，勸化多衆，由此淨因增長才成就淨

果的。現在這世界上徧布了天災人禍，佛教必須實際上負起一種救濟的責任來才好，非但空想罷了。當今西洋人具有轉動這個世界的力量，可是西洋人不但了解佛法，而且與佛法不相應。如果能到以佛法的力量來轉動這世界的時候，這世界便有望了。那麼、今日的西洋，到底有沒有可以信受佛法的機緣呢？我看西洋人對於凡百事物，都要先研究清楚了，才肯實行，隨即發生了效驗；倘能以這種態度來領受佛法，從而實行，便能夠很快的將佛法布於全世界。不像中國人，往往不求甚解，敷衍了事的。而且、佛法在中國存在的時期太長久了，心理上似乎疲了，以為也不過是這麼樣。假使佛法傳布到西洋去，與以一種新鮮的激刺，也許能夠因此便實行起來罷！我從這幾點意思上著想，所以要到歐、美去觀察一下。

這回是先到歐洲，因為歐洲是西洋文化的根源地，美洲的文化也是從歐洲流傳過去的。歐、美各國關於佛教的情形，可分三種來說：其一、是各大學和宗教學院裏的專門學者，他們所根據的，多是錫蘭文和不很完全的梵文；錫蘭

文的屬於小乘，梵文的屬於大乘，英、德兩國受錫蘭文的影響較大。也有由西藏文和日本文來研究的，至於從中文探究的就很少了。他們的態度，如比國有一位佛學者名普善，他是以講佛學出名的，然而他卻是個天主教徒。其二、是個人各自研究，也有因此而起信行的，他們也有因為游歷東方，到錫蘭、西藏、日本等處，因一時的感動，或譯書的關係而興信仰，但這種人也不多。其三、是結為團體，以共同研究或共同信行的。這三種人之中，有曾游歷或住過印度、錫蘭、西藏、日本、中國，和一二種東方文字有直接研究原典的，也有僅從譯成的英、德、法文來研究的；我在德、在法，都曾遇見過剛才從西藏回來的人，在錫蘭和日本，都有幾個西洋人因信仰佛法而出家的。英京倫敦，原有佛教會兩處，法國最近才成立巴黎佛教會。我因為見到歐陸無論團體的或個人的，對於佛教的關係，彼此幾全不通聲氣，或絕無聯絡，往往因這種研究傳播佛法的中間人死了，佛法便不能長久保留下去。所以我此行除在各處演講佛法外，（註二）予歐、美佛學界的影響有二種：一者、引導歐美與佛學有關係的

團體或個人之間，互相聯絡，爲更擴大之組織；二者、引起其對於中國文佛典的興趣；三者、發起世界佛學苑，在法、英、德、美諸學者名流參加者，已分設通訊處於其本國。按佛法在歐、美流傳的情形，大概是由歐及美，在美復受日本的影響，美國西都舊金山有日本人辦的佛教布教所數十處，常有美國人去聽講。美國人從前在這裏曾經辦過一個佛教會，現早不存在了。美國的東部，接近歐洲，如我到過的紐約，倒甚少見有與佛教的關係。

現在歐洲有一部分學者，覺悟到惟有佛教能使這世界進於康莊大道，化除戰爭，永得安樂；但這也只是少數學者的見解如此，至於各種對佛法具有信行的小團體，在歐洲環境之中，實在感受著有許多的困難。對於無論什麼宗教都不相信的，這尚非多數；惟有原來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很不少，法、意兩國更多，這當然由於有悠久的歷史所使然，雖然近代有信教自由的規定，而以少數的佛教分子處在這種環境之內，當然要經過許多的困難了。但究竟說來，惟有佛法最適應現今時勢的需要；因爲從前的歐陸宗教觀念，和現代的科學根本

不能相容，宗教的宇宙觀，和以自然說明萬物的科學態度，成了衝突！又因近代工業發達，社會經濟組織大異從前的結果，人們都覺得各種力量都在人類自己的身上，那些創世主宰的觀念，當然不能再相信的了！如果將佛法和其他宗教同樣排斥，便是莫大的誤會！倘能明白過來，便知道不但兩者並不衝突，並且知道由各種科學以及近代各種經濟組織發生出來的許多不安穩的現象和禍害，都能靠佛法來補救消除，使近代的社會更有進步。須知佛法是說明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所成的，非特世界、國家、社會是如此，即小至一微塵亦如此；這個因緣和合所成之理，即可貫通科學之理而無間然。因係因緣和合所成而無自體的，故是空；係因緣和合所成，而時增、時減、時生、時滅的，故是假；即此空假不二，故名中道。那科學的宇宙觀，也就是說一切事事物物是因緣和合所成的，但不及佛法說得這般透徹圓滿。所以，凡是到了科學發生矛盾現象，或遇到什麼障礙的時候，佛法就都能夠在那矛盾處、障礙處、一一爲之打通，一一爲之活動；足見科學和佛法非特不相反，而且是很需要的。